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六

賜進士孫某部郎中孫某饒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兼統理糧餉等事

宋紀一百七十六

起上章沿灘正月盡元默掩茂六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景定元年

蒙古中統元年

春正月丙子詔獎賈似道功

乙未

城潼川仙侶山

蒙古皇弟呼必賚之北還也道遣張

文謙與商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姦詐文謙

急追及言之皇弟大悟罵曰無一人爲我言此非商孟

卿幾敗大事速遣使至軍中立約至是額埒布格之使

至軍中執而斬之孟卿挺之字也 蒙古張傑閭旺伦

浮橋於新生洲烏蘭哈達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

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進至白鹿磯殺殿

兵七百十人

攷異宋史本紀景定元年二月辛酉大元遣偏師自大理由廣南抵衡州向土堡會

合劉雄飛逆戰于道俘民獲還者甚眾詔雄飛升保康軍承宣使餘轉官賜銀錢此即前年烏蘭哈達之師宋

史因劉雄飛擢官而追敘其功耳薛鑑既書烏蘭哈達於前而于此復述宋史則一事兩見矣今刪正

二月己酉獎高達守鄂功遷湖北安撫副使知江陵府

乙卯以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張世傑赴援有功轉十

官世傑范陽人也 丙寅蒙古兵過分寧武寧二縣河

湖砦都監張興宗死之 三月戊辰朔日有會之 時

丁大全之黨多斥堇宋臣尙居中言路無有言者諸學
官言之未行校書郎馬廷鸞因日食與祕書省同守局
相與草疏吳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
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曰
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出宋臣於安吉州賈似
道匿議和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奉殿兵上表言諸路
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
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以少傅
右丞相召入朝張世傑遇蒙古兵于蘋草坪奪還所
俘乙酉加環衛官詔贈張勝官五轉官其子

張勝戰死

于上年之冬是春乃贈賸
耳薩鑑前後兩見誤也
丙戌賈似道上言自鄂趣

黃與北朝回軍相遇諸將用命捍禦詔孫虎臣范文虎

張世傑以下各賜金帛
蒙古皇弟呼必賚
舊倫忽必列今改

還至開平廉希憲聞額埒布格
舊倫阿里
命劉太平及

大將果拉噶
舊倫霍魯海今改
行尙書省事於關右恐結諸將

以動秦蜀請遣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得實還報諸王哈

坦
舊倫合丹今改
穆格
舊倫木哥今改
塔齊爾
舊倫塔察兒今改
與諸大臣俱

會於開平寔喇亦自西域遣使至並勸進惟額埒布格

不至皇弟三讓諸王大臣固請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

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

計辛卯皇弟卽位是爲色辰皇帝 蒙古主問僧子聰
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子聰采祖宗舊典參以
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復召史天澤入對天澤言
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
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祿以養廉禁賄賂以
防姦庶能上下不應內外休息蒙古主嘉納 蒙古陝
西宣撫使廉希憲言高麗國王暉嘗遣其世子俱入覲
會憲宗將兵攻米俱畱三年不遣今聞暉已死若立俱
遣歸國彼必以爲德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蒙古主是
其言改館俎遣兵衛送之仍赦其境內 蒙古千戶郭

侃疏言建國號築都城立省臺興學校等事及平宋之策其略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旣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弗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蒙古主頗采其言 夏四月戊戌朔蒙古立中

書省以王文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文統本李璫幕屬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以巴崇廉希憲商挺爲陝西四川等路宣撫使趙良弼參議司事鈕祜祿納哈

舊作粘合南合今改

張啓元爲西京等處

宣撫使

丁未蒙古以翰林侍讀學士郝經爲國信使

使于宋王文統素忌經有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璫
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
經曰自南北構難江漢遺黎弱者被俘略壯者死原野
兵連禍結久矣聖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
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于鋒鏑之
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 已酉揚州大火 左丞相吳
潛罷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爲欲殺已銜之
至是帝欲立忠王禪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
忠王無陛下之福帝積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
御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

汝鈞對館職策乞爲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
字姦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帝從之遂罷潛
奉祠先是蒙古兵日迫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
又問卿何如潛曰臣當守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
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暫退帝語羣臣曰若從吳潛
遷幸之議幾誤朕及潛罷帝猶怒不已而似道又陰圖
之帝夜出象簡書疏稿投劉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
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祖宗以來大臣有罪未
嘗輕肆誅戮請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 癸丑進
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以朱熹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參

知政事戴慶烜同知樞密院事刑部尚書皮龍榮簽書
樞密院事帝手詔曰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在此勿宣
之寄隱然殄敵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
於再造及似道至詔百官郊迎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禮
甚至請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
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
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
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
嘗侮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文
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 帝在位久內侍輩宋臣盧允

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寘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宋臣雖外出其黨猶盛似道旣相悉逐宋臣等所薦林堯世等勒外戚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斂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矣 禮部侍郎牟子才上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知之禍也奈何懷宴安之鴟毒而不明問暇之政刑乎因具道田里疾苦之狀帝置蹙久之 權樞密編修官馬廷鸞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請遏惡揚善以順天舉

直鎔枉以服民 蒙古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蒙古主旣立遂命僧子聰及許衡定內外官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監寺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會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故老舊臣山林遺佚之士咸見錄用一代之制始備蒙古額呼布格聞蒙古主旣立分遣心腹易置將佐

散金帛資士卒又命劉太平果拉噶拘收關中錢穀時

琿塔哈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琿塔哈

復分遣人約成都之密喇卜和卓舊作密里火者今改青岩之奇

爾台布哈舊作乞台不花今改同舉事是月額爾布格遂自稱帝

於和林阿勒達爾及六盤守將琿塔哈舉兵應之 五

月戊辰朔參知政事饒虎臣罷 蒙古主命雅克特穆

爾舊作燕帖木兒今改蒙古岱舊作忙古帶今改節度黃河以西諸軍

蒙古劉太平果拉噶聞廉希憲將至乘傳急入京兆謀

爲變秦人前被阿勒達爾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散

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

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詢之盡得
太平果拉噶與琿塔哈等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
上命我輩正爲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果拉噶等復
遣劉凝誅密喇卜和卓於成都汪惟正誅奇爾台布哈
於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率秦鞏諸軍進討琿塔哈良
臣以未得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鉞印授之曰此
皆身承密旨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
摘蜀卒四千命巴崇舊作八
春今改帥之爲良臣聲援會有詔
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于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 庚
辰同知樞密院事戴慶烜卒 癸未以右諫議大夫沈

炎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以王鶚爲翰林學士承旨制

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治圖克坦公履高鳴等爲學

士皆從之 丙戌蒙古主建元中統蒙古有年號自此

始 乙未癸惑入南斗 蒙古立十路宣撫司以資音

譔德齊

舊作賽典赤今改

李德輝爲燕京路宣撫使徐世隆副

之宋子貞爲益都濟南等路宣撫使王磐副之河南路

經略使史天澤爲河南宣撫使楊果爲北京等路宣撫

使趙昞副之張德輝爲平陽太原路宣撫使謝瑄副之

鄂囉哈雅

舊作李魯海牙今改

劉肅竝爲真定路宣撫使姚樞爲

東平路宣撫使張肅副之中書左丞張文謙爲大名彰

德等路宣撫使游顯副之鉅祜祿納哈爲西京路宣撫使崔巨濟副之廉希憲爲京兆等路宣撫使張文謙在中書省以安國優民爲務王文統見信於蒙古主素忌文謙議論不相下故文謙求外出將之大名語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卽位國家經費正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年豐取之未晚也於是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十之一六月庚子竄丁大全於南康軍壬寅立忠王禕爲皇太子帝家教甚嚴太子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

決庶事退人講堂講經史將晡復至榻前起居問今日
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復剖析又不
通則繼以怒明日須復講率以爲常 商挺言於蒙古
主曰南師宜還扈乘輿西師宜軍便地蒙古主從之撤
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略使李璫爲江淮大都督
璫侵淮安主管制置使事李庭芝擊敗之 壬子蒙古
以陝西四川宜撫司巴崇節制諸軍 是月蒙古召眞
定劉郁邢州郝子明彰德胡子適燕京馮渭王允益楊
恕李彥通趙和之東平韓文獻張昉等乘傳赴開平
秋七月壬申貴妃閻氏薨賜諡惠昭 癸酉蒙古以燕

京路宣慰使瑪穆

舊作瑪
穆今改

行中書省事燕京路宣慰使

趙璧平章政事張啟元參知政事王鶚翰林學士承旨

兼修國史

戊子蒙古使者郝經來告卽位且徵前日

請和之議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

編稱救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

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於三省樞

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似道恐經至謀泄遂以李

壇爲辭命庭芝寓書於經誣以款兵拘經於真州忠勇

軍營經答書言弭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衷眾所聞

知今啓釁自李壇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何預

使人事也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
似道言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隣國之道來
當令入見經遂被畱 庚寅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朱
熠皮龍榮沈炎竝兼賓客 以冷應徵知德慶府前守
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爲變逼城六十里而營應
徵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
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否則不免
矣獠欲自歸不果眾稍引去應徵知其勢解卽屬士馬
出不意一鼓擒之乃請諸監司歸郡之避難畱幕府者
誅豪吏之激禍者應徵嘗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

當如已物方今國計內虛過聲外警吾等受上厚恩安
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 是月蒙
古主自將討額埒布格 八月丁未蒙古命都元帥辦
埒所過毋擅捶掠官吏 己酉蒙古主立秦蜀行中書
省以京兆等路宣撫使廉希憲爲中書右丞行省事

癸丑蒙古李璫乞遣將益兵渡淮攻宋蒙古主以方遣
使修好不從九月乙亥李璫復請攻宋蒙古主諭止之
壬午蒙古初置拱衛儀仗 蒙古璪塔哈知京兆有
備西渡河趨甘州會阿勒達爾自和林帥兵至遂合軍
而南諸王哈坦率騎兵與巴崇汪良臣兵合分三道以

拒之既陳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
繞出陳後潰其右而出巴崇直擣其前哈坦勒精騎邀
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琿塔哈阿勒達爾開隴悉平
廉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爲
帥請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
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
蜀如故以商挺參知政事 蒙古中書省檄諸路養禁
衛之羸馬數以萬計芻秣與其什器前期戒備燕京路
宣撫副使徐世隆曰國馬牧於北方往年無飼於南者
上新臨天下京師根本地煩擾之事必不爲之馬將不

來吏曰此軍需也其責勿輕世隆曰責當我坐遂勿爲
備馬果不至 冬十月甲辰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
嚴覺察舉劾以聞當寘於罪以爲同惡相濟者戒時賈
似道專政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承順風旨凡爲
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 癸丑蒙古初行中統寶鈔
先是王文統創造交鈔以絲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
一千兩諸物之直竝從絲例至是又造中統元寶每
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詔行之立互市於
潁州漣水光化軍凡寶鈔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竝聽
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醕麪貨等禁文統又以文綾爲中

統銀貨每兩同白銀一兩未及行而罷 蒙古河北宣撫使張文謙奏杜瑛爲提舉學校官瑛辭遺書執政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綫今天子聖神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年之禍僕恐後日之獎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時王文統用事識者憂之 壬戌竄吳潛于潮州十一月戊子蒙古發常平倉賑益都濟南濱棣飢民

十二月辛丑詔改建陽爲嘉禾縣 蒙古主至自和林
次燕京近郊始置享太廟祭器法服 蒙古主召李昶
訪以國事昶知無不言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賦
稅雖逋戶不貸昶移書時相其略曰百姓困於弊政久
矣聖主龍飛首頒明詔天下之人如獲更生拭目傾耳
以俟太平半年之間人漸失望良以渴仰之心太切興
除之政未孚故也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
見戶或加多十七八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
補逃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爲心惟事供億則
諸人皆能之豈聖主擢賢更化之意哉於是省府爲調

通戶之賦 蒙古以僧帕克斯巴舊作八思巴今改爲國師帕

克斯巴吐蕃薩斯嘉舊作薩斯人也敕悟過人國中號

爲聖童年十五自其國來見蒙古主於蕃邸與語大悅

日見親禮至是尊爲國師授以玉印統釋教時年二十

二 高麗自蒙古憲宗之世兵日見加國大困及王俱

還感見立之恩遂請附貢且乞出水就陸蒙古主許之

景定二年蒙古中統二年春正月癸亥朔詔監司率半歲具劾

去賊吏之數來上視多寡行賞罰守臣助監司所不及

一以歲定賞罰本路州無所劾而臺諫論列則監司守

臣皆司有治狀廉聲者具實以聞 辛未夜東北赤氣

照人大如席 蒙古內亂旣平李昶上表賀因進諷諫
曰患難所以存敝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惟日新其德
雖休勿休戰勝不矜功成不有和輯宗親撫綏將士增
修庶政選用百官儉以足用寬以養民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勤爲南面逸豫之戒蒙古主稱
善久之蒙古主嘗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
其見敬禮如此 丁丑命皇太子謁拜孔子於太學太
子還奏曰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偲講磨擇精
語詳開牖後學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尙
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旋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

伯竝從祀 庚寅蒙古李璫擅發兵修益都城 二月
癸卯詔諸路監司申嚴僞會賞罰之令 丙午蒙古主
如開平詔減免民間差發秦蜀行省偕民錢給軍以今
年稅賦償之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戊寅買似道
等上玉牒日歷會要及孝宗光宗寧宗實錄進秩有差
戊子知樞密院事朱熠罷知建寧府 是歲蒙古張
文謙入朝復畱居政府始立左右部講行庶務鉅細畢
舉文謙之力爲多 夏四月乙未以皮龍榮參知政事
沈炎同知樞密院事右諫議大夫何夢然簽書樞密院
事 乙卯竄吳潛於循州丙辰竄丁大全於貴州 蒙

古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爲民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爲奴翰林學士高智耀言以儒爲驅役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大悅 蒙古主命宣撫司官勸農桑抑游惰禮高年問民疾苦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擢用其職官汚濫及民不孝弟者量重議罰 五月乙丑蒙古遣使詣淮東制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 癸亥賈似道請祠祿不允

庚辰蒙古主召寶默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
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撓則許衡其人也
漢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丁
亥以天澤爲中書右丞相召許衡入見默又言於蒙古
主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與聞聖訓有以見
陛下急于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爲心時先帝
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耀
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
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有
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懽忻踴躍

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屑吻小人一時
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
賈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
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它意在擯斥諸賢
獨操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望別選公明
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默之言爲王文統發
也 史天澤秉政定省中規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
戶百餘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至是以天澤言悉罷
之 六月乙未詔霖雨爲沴避殿減膳徹樂 癸卯蒙
古召東平萬戶嚴忠濟還都以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請

以李昶爲師昶遂東歸忠濟之在東平也嘗借貸於人
代部民納逋賦及謝事債家執券來徵蒙古主聞之命
發內藏代償 乙巳詔近畿水災安吉爲甚亟講行荒
政 己酉蒙古以寶默爲翰林侍讀學士蒙古主召默
及姚樞入侍論人才因及王文統默樞皆曰此人學術
不正則禍天下不宜處以相位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
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 乙卯蒙古
詔宣聖廟及管内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
官員使臣軍馬無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 蒙古罷平
陽路安邑歲貢蒲萄酒 庚申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

瀘州叛降蒙古

攷異宋史本紀倫七月甲子蜀帥俞興奏守瀘州劉整北降今從元史倫六月

賈似道既憾高達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摺摭其罪逼世雄死達廢棄整懼會俞興帥蜀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過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遂密送款於蒙古蒙古成都經略使劉焜遣其子元振往受其降諸將皆曰整無故而降不可信也元振曰宋權臣當國賞罰無章有功者往往以計除之是以將士離心且整本非南人而居瀘南重地事勢與李全何異整此舉無可異者元振至瀘整卽出降元振弃眾先下馬示以不疑明日請入城元振釋戎服與整竝轡而入飲燕

至醉整心服焉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蒙古
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初整將叛命制
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仰藥死 蒙古城
臨洮 蒙古罷金銀銅鐵丹粉錫碌坑冶所役民夫及
河南舞陽薑戶藤花戶還之州縣出工局繡女聽其婚
嫁 蒙古懷孟廣濟渠提舉王允中大使楊端仁整心
河渠成溉田四百六十餘所 高麗國王僉更名植遣
其世子懋奉表入朝于蒙古 蒙古以布哈爲中書右
丞相耶律鑄爲中書左丞相張啓元爲中書右丞 秋
七月辛酉朔蒙古立軍備都轉運使司 癸亥蒙古初

設翰林國史院王鶚請修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宏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宜除拜學士院官佗養人才請以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采訪遺事竝從之 甲子蜀帥俞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蒙古劉元振助整守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城歸我旣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興大敗而還詔以興妬功啓戎罷任鐫職 乙丑蒙古

遣使持香幣祀嶽瀆 辛未制置使蒲擇之坐密通蠟
書於叛賊羅顯竄萬安軍 戊寅王惟忠家訟冤詔奪
謝方叔應得恩數臺臣吳燧奪職罷祠陳大方胡大昌
皆鐫官 壬子前知樞密院事奉祠致仕陳韓卒年八
十三謚忠肅 己丑蒙古主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朕
卽位之後浚以戢兵爲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
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剽西掠曾無寧
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
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悅心以成和議和而不
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旣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

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礪爾戈矛矯爾弓矢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尚賴宗廟社稷之靈其克有勲卿等當布宣朕心明諭將士各當自勉毋替朕命 八月丁酉詔奪向士璧官鄂州圍解賈似道忌功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取官物爲罪淡怨士璧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過費于是趙葵史嚴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費尤多至是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逢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

其妻妾徵之潭人聞之垂涕元善俄得狂疾常呼士璽而死馬允祖代趙葵與葵素有隙且迎合似道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汪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擲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允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它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立信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允祖益怒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與葵蓋未嘗有

一日之驢也信州謝枋得以趙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宜撫自償萬緡餘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人二卵而棄千城豈可聞於鄰國遂得免徵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戊戌蒙古以燕京等路

宣撫使賽音諤德齊爲平章政事辛丑以宣撫使鈕祜

祿納哈爲中書右丞庫庫

舊作闊今改

爲中書左丞 乙巳

以吏部尙書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王文統

忌竇默姚樞持異議疑許衡與爲表裏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

不欲使數侍左右也默因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是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五辭乃免丙午以衡爲國子祭酒丁未以樞爲大司農默仍翰林侍讀學士默俄謝病歸衡亦稱疾還懷孟 蒙古燕京諸路總管高天錫謂左丞張文謙等曰農桑者衣食之本不務本則衣食不足教化不行古之王政莫先於此願畱意焉文謙等以聞詔立勸農事以天錫爲中都山北道巡行勸農使陳遼崔斌

成仲寬鈕祐祿從中爲濱棣平陽濟南河間勸農使李
士勉陳天錫陳膺武蒙古併爲邢洺河南東平涿州勸
農使 己酉蒙古封順天萬戶張柔爲安肅公濟南萬
戶張榮爲濟南公 是月蒙古頒斗斛衡量 九月庚
申朔蒙古奉遷祖宗神主於聖安寺 辛酉詔湖秀二
郡水災守令其亟勸分監司申嚴荒政 癸亥蒙古邢
州安撫使張耕請老詔以其子鵬翼代之 蒙古大司
農姚樞上言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摺仍
襲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求襲爵訟之藩邸帝時曰
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

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
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且陛
下閤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旣命洛士楊庸選
孔顏孟三族秀異者教之請眞授庸教官王鏞練習故
實宜令提舉禮樂從之 李庭芝言蒙古使郝經久畱
眞州乙亥帝趣與錫賚 癸未蒙古用王鶚言立諸路
提學校官以王萬慶敬鉉等三十人充之 是秋蒙古
洪俊奇訴其父福源之冤蒙古主憫之諭曰汝父方加
寵用誤挂刑章故於已廢之中庸沛維新之澤可就帶
元降虎符襲父職管領歸附高麗軍民總管 冬十月

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皇太子擇配帝

詔其母族全昭孫之女擇日入見寶祐中昭孫歿于王

事全氏見帝帝曰爾父死可念對曰臣妾父固可念淮

湖百姓尤可念帝曰卽此語可母天下迨丁大全用事

以臨安尹顧崑女爲議大全敗乃有是命 丙辰同知

樞密院事沈炎罷 蒙古修燕京舊城 蒙古主以額

埒布格違命自將討之十一月壬戌與戰于寶默圖諾

爾舊作魯木土之地諸王哈坦等斬其將多爾濟舊作

赤今及兵三千人塔齊爾等分道奮擊大破之追北五

十里蒙古主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蹙之其部將多降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六 三

額埒布格北遁

蒙古左右司郎中賈居貞從北征

陳說資治通鑑雖在軍中未嘗廢書一日蒙古主問郎

俸幾何居貞以數對蒙古主謂其太薄敕增之居貞辭

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僧子聰奏居貞爲參知

政事又辭曰它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

處之不拜 甲戌資政殿學士趙汝騰卒諡忠靖 丁

丑以馬光祖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

癸未封全氏爲永嘉郡夫人 蒙古罷十路宣撫使

止存開元路 十二月庚寅蒙古封皇子珍戩爲燕王

領中書省事 甲午以皮龍榮權知樞密院事何夢然

參知政事馬光祖同知樞密院事仍兼知臨安府 蒙
古主還中都命太常少卿王鏞教習大樂 壬寅簽書
樞密院事江萬里罷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俛仰
容默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不
能久于其位 蒙古初立宮殿府秩正四品專職營繕
癸卯冊永嘉郡夫人全氏爲皇太子妃

景定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春正月戊子朔詔申飭百官盡言命

量移丁大全吳潛黨人仍永不錄用 癸亥蒙古修孔

子廟成 甲子福建安撫使馬天驥進資政殿學士職

任依舊 丁卯以善詒嗣濮王 庚午詔曰在胥趙蔣

有翼戴之元勲則賜宅第文彥博有弼亮之偉績則賜家廟今丞相賈似道身任安危再造王室其元勲偉績不在普彥博下宜賜第宅家廟遂給緡錢百萬建第于集芳園就置家廟 甲戌劉整率所部朝于蒙古呂文德遂復瀘州詔改爲江安軍文德進開府儀同三司

二月丁亥參知政事皮龍榮罷知潭州龍榮伉直不肖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辛卯蒙古始定中外官俸命大司農姚樞赴中書議事及講定條格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其與尙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尙無隱 丙申蒙古郭守敬造

寶山漏成徙至燕山 癸卯蒙古以趙璧爲平章政事
戊申詔省試中選士人覆試於御史臺爲定制 臨
安饑詔賑恤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
往見之王以它辭光祖乃卧於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
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民饑欲死不以
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倉某
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
甚眾 時近輔兵變又多水患宗學博士楊文仲輪對
言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於時爲吏尤軫菟陸之慮
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弄兵興焉戕冠于于而每見

大夫之乏使佩印累累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習黃金
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挂虛之穴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
瑣瑣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
焉帝悚聽顧問甚至文仲在講筵嘗進讀春秋帝問五
霸何以爲三王罪人文仲曰齊桓公當王霸升降之會
而不能爲向上事業獨能開世變厲階臣考諸春秋桓
公初年多書人及伐楚定世子之功旣成然後書侯之
辭迭見此所以爲尊王抑霸之大法然王豈徒尊哉蓋
欲周王子孫率修文武成康之法度以扶持文武成康
之德澤則王迹不熄西周之美可尋如此方副春秋尊

王之意帝曰先帝聖訓有曰絲竹亂耳紅紫眩目良心善性皆本有之又曰得聖賢心學之指要本領端正家傳世守以是君國子民以是祈天永命以是詒謀燕翼大哉先訓朕朝夕服膺時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言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久之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瑄久萌異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於開平修築濟南益都等城堡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瑄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

路軍馬封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升連水軍爲安東州

東海縣爲東海軍瑄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

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政異薛氏通鑑作李瑄久有南歸之志素瑄叛蒙古偕宋爲援

非真欲南歸也邵二雲言永樂大典載宋人復李全官

爵制云猛知正統諒垂歿之有言陵豈辜恩歟自明之何益賴有承家之彦克知報國之誠此特撰制者文飾之詞耳今從元史

蒙古宣撫副使

王磐聞李瑄爲亂脫身走濟南蒙古主驛召之令姚樞

問計磐曰豎子狂妄卽敗矣蒙古主問樞曰卿料何如

對曰使瑄乘我北征之釁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

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北邊使吾罷於奔

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蒙

古主曰今賊將安出對曰必出下策蒙古主然之 蒙
古平章政事王文統遣其子堯興李璫通謀事覺蒙古
主召文統詰之曰汝教璫爲叛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
今問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對文統曰臣亦忘之容臣悉
書以上書畢蒙古主命讀之其間有曰螻蟻之命苟能
存全係爲陛下取江南蒙古主曰汝今日猶欲支詞旁
說耶會璫遣人持文統三書自洺水至以書示之文統
始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語蒙古主曰甲子之期云
何文統曰李璫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卽發臣欲告
陛下縛璫久矣第緣陛下加兵北方猶未靖也比至甲

子猶可數年臣爲是言姑遲其反期耳蒙古主曰無多
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過汝不薄何負而爲此命左
右斥使就獄召姚樞王鶚僧子聰及張柔等至示以前
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樞等皆言人臣無將將而
必誅柔獨疾聲大言曰宜削蒙古主曰汝等同辭言之
皆曰當死文統乃伏誅子鶚併就戮蒙古主追憶竇默
之言謂廷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惟竇漢卿一人向
使更有一二人言之朕寧不之思耶命召默還京師漢
卿默之字也

攷異元史王文統傳竇默與姚樞等同議文統罪今從竇默傳

文統雖以

反誅而立國之規模法度猶多出於文統云

三月乙

丑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 癸酉蒙古
命史樞阿珠各將兵赴濟南李璫帥眾出掠輜重將及
城北蒙古兵邀擊大破之斬首四千璫退保濟南 戊
寅蒙古萬戶韓世安大破李璫兵於高苑 乙酉蒙古
諭諸路管民官毋令軍馬使臣入州城村居鎮市擾及
良民 夏四月辛卯蒙古修河中禹廟賜名建極宮
甲辰蒙古命行中書省宣慰司諸路達魯噶齊管民官
勸誘百姓開墾田土種植桑棗不得擅興不急之務妨
奪農時 五月戊午夏貴復斬縣殺蒙古權萬戶李義
千戶張好古 丙寅雨雹 辛未同知樞密院事兼知

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馬光祖以病請祠詔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 丁丑賜禮部進士方山京以下六百三十

七人及第出身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齊

舊作哈必齊赤今改總

諸道兵擊李璫復命丞相史天澤往諸將皆受節制天澤至濟謂哈必齊曰璫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浹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宏範臨發父柔謂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有犯必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宏範營城西璫出兵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曰我營險地璫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遂築長壘內伏甲士外爲

壕閉東門以待夜沒壕加濶廣明日璫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蒙

古真定順天邢州蝗故丞相特進許國公致仕董槐

薨疾革時衣冠爲諸生講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

中夜對遂逝旋贈少師諡文清

致墨宋史董槐傳槐以五月卒本紀作七月壬

戊卒疑本紀所書乃其贈官賜諡之日連書之也今從傳

六月戊子朝廷聞李璫

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

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庚寅以禮部尚書楊棟

同簽書樞密院事壬寅故丞相吳潛暴卒於循州賈

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

毒潛潛鑿井卧榻下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
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
矣夜必風雷大伦已而果然潛撰遺表伦詩頌端坐而
逝循人悲之潛旣沒似道貶宗申以塞外議 癸丑詔
應謫臣僚死於貶所者許歸葬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聖主皇帝御製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

宋紀一百七十七

起元默掩茂七月盡開逢
困敦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景定三年

蒙古中統三年

秋七月丙辰詔州縣官廩祿不時給

者御史臺覺察或以它物折支計贓論罪一蒙古命宋

子貞參議軍事子貞至濟南觀形勢說史天澤曰李璫

擁眾東來坐守孤城宜增築外城防其奔突彼糧盡援

絕不攻自破矣議與天澤合遂築環城圍濟南璫自是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七

一

不得出城西南有大澗亘歷山史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於澗中淫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佗輩炬數百置城上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大潰蹂躪死者不可勝記董文炳知其勢蹙乃抵城下呼璫愛將田都帥曰反者璫耳餘來卽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總降城璫猶日夜拒守分軍就會民家發其葢藏以繼不足則家賊之鹽令以人爲食參議官姜彧言於哈必齊曰聞王面受詔勿及無辜今城旦夕破宜早諭諸將分守城門勿令縱兵不然城中無噍類矣哈必齊曰汝言城破解陰陽耶

或曰以人事知之哈必齊爲下令禁止甲戌瑄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爲蒙古所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

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瑄太師賜廟額

曰精忠

攷異宋史理宗紀八月戊戌李瑄兵敗爲大元所誅事同詔治邇諸郡嚴邊防元史本紀及逆臣傳俱作七月戊戌蓋宋史據事聞之

日也今從元史至宋贈官則連書之初瑄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齊以配蒙古諸軍陰使

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馳告哈必齊曰彼爲瑄所脅耳

殺之恐乖天子仁聖之意哈必齊從之然它殺者已眾

皆大悔時山東尙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略使文炳

至益都從數騎僂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瓊故將吏
撫諭於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瓊蒙古主
臨軒授詔委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
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瓊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兵民
之權天澤奏罷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
濟子弟皆還私第 蒙古廉希憲治關中政事修舉宗
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
其親人皆感之趙璧素忌希憲勲名及李瓊以叛誅因
言王文統之進由希憲及張易所薦引遂至大用且關
中形勝之地希憲得民心有商挺趙良弼爲之輔此事

宜關聖慮蒙古主曰希憲自幼事朕朕知其心挺良劑
皆正士何慮焉 戊寅侍御史范純言前四川制置使
俞興罷任鐫秩罰輕宜更褫奪以紓懷怒奏可 蒙古
以夔府行省劉整行中書省於成都潼川 蒙古閬蓬
等路都元帥汪良臣以釣魚山險絕不可攻請就近地
築城曰武勝以扼南師往來從之 辛巳詔重修吏部
七司法從賈似道意也 蒙古以都督府參議姜彥知
濱州時山東新復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
壞民田殘桑棗彥言於行省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
者置之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爲太守桑

蒙古張文謙薦郭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蒙古主召
見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引玉泉
山水以通舟歲可省雇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
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村運河以避浮雜
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泉引入城中分爲
三渠灌城東地其三順德灋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
沒民田千三百餘頃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自
小王村徑浮沱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
漳二水合流處引水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
合入灋河可灌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可澆灌

猶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引東流至武涉縣
北合入御河可灌田二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
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北岸下至溫縣
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灌田二千餘頃再奏一事蒙古
主嘆曰任事者如此人不爲素餐矣授提舉諸路河渠
八月己丑守敬請先引玉泉水以通漕運廣濟河渠司
王允中亦請開邢洛等處漳滏澧河達水以溉民田竝
從之 甲午海州石湫堰城 丁酉築蘄州城汪立信
上新城圖詔獎諭 戊申蒙古敕王鶚集廷臣商榷史
事鶚等請以先朝事蹟錄付史館 蒙古河間平滌廣

寧西京宣德北京隕霜害稼 九月戊午蒙古濠州萬
戶張宏略破宿蘄二州 壬戌蒙古改邢州爲順德府
溫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守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
丁丑詔授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 癸酉蒙古都元帥
庫庫卒於軍以其兄阿珠代之 閏月甲申朔蒙古賑
沙肅二州饑 丙午詔應知縣已罷雖經赦毋注緊望
著爲令 庚戌蒙古發粟三十萬賑濟南饑民 冬十
月庚申蒙古禁諸王使臣師旅恃勢擾民者所在執以
聞 蒙古以郝經劉人傑使宋未還廩其家 甲子以
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 庚午蒙古

鞏昌總使汪惟正屯田利州 甲戌歸化州岑從毅納

土輸賦詔改爲來安州從毅知州事世襲 乙亥蒙古

立中書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馬今

改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哈瑪特欲每

事得專奏不開白中書張文謙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

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不問則天下孰蒞之乎蒙

古主然之 十一月丁大全旣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

明失色盃酒間翁明愬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

矢舟楫將通蠻爲變廣西經略朱禩孫聞於朝壬辰詔

改竄大全於新州土牢拘管日具存亡買似道諷禩孫

般之祺孫遣將官畢遷護送舟過藤州擠大全於水而死
癸巳馬光祖提舉洞霄宮 丙申資政殿大學士
致仕徐清叟卒諡忠簡 戊戌以夏貴知廬州推西安
撫副使 乙巳蒙古主諭史天澤曰朕欲乘怒欲有所
誅般卿等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 丁未皇孫資國
公焯率 戊申蒙古升撫州爲隆興府 十二月甲寅
蒙古封皇子珍戡舊作真金今改爲燕王守中書令 丙辰蒙
古立河南山東統軍司東拒亳州西至鈞州諸萬戶隸
河南西自宿州東至寧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丁巳蒙
古立十路宣慰司以趙瑄等爲之 癸亥蒙古享於太

廟 戊寅蒙古詔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軍官掌兵戎
各有所司不相統攝 蒙古楊大淵入覲拜東川都元
帥命與征南都元帥奇徹舊倫欽察今改同署大淵還東川於
渠江濱築虎嘯城以逼大良城不踰時而就 蒙古割
北京興州隸開平府建行宮於興隆路 是歲蒙古成
都經略使劉巖奉諡忠惠以其子元振代爲經略使

景定四年

蒙古中統四年

春正月乙酉賈似道遣楊琳賁空名

告身及蠟書金幣至大獲山招蒙古楊大淵南歸大淵
從子文安執琳以問蒙古主命殺之 丙戌蒙古以姚
樞爲中書左丞時或言中書政事大壞蒙古主怒大臣

罪且不測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相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意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雖成爲陛下之後憂耳蒙古主然始釋 蒙古興元判官費寅

致異廉希憲傳佗費正有寅今從商挺趙良弼傳

罪懼誅誣廉希憲商挺在京兆因李璫叛修城治兵潛畜異志以趙良弼爲徵癸卯召挺良弼赴闕旣至蒙古

主詰問良弼泣對曰二臣忠良保無是心願剖臣心以
明之蒙古主已入趙璧之譖切責良弼無所不至至欲
斷其舌良弼誓死不少變乃罷 蒙古主召商挺問曰
卿在關中懷孟兩著治效而毀言日至豈同寅有沮卿
者邪抑位高而志怠邪比年論王文統者甚眾卿獨無
一言挺對曰臣素知文統之爲人嘗與趙璧言之想陛
下猶能記也臣在秦三年多過其或從橫以應變者有
之若功或以歸已事敗分咎於人臣必不敢請就戮挺
旣出蒙古主顧近臣數挺前後大計凡十有七因曰挺
有功如是猶自言有罪若此誰復爲朕戮力邪卿等議

之。蒙古命右丞納哈代廉希憲爲秦蜀行省覆視費
寅所告無實狀詔希憲還京師上見言曰方關陝叛亂
川蜀未寧事急星火臣隨宜行事不謀佐貳如寅所言
罪止在臣臣請逮繫有司蒙古主撫御牀曰當時之言
天知之朕知之卿果何罪慰諭良久進拜中書平章政
事一日召入禁中從容道藩邸時事因及趙璧所言希
憲曰管攻鄂時賈似道作木柵環城一夕而成陛下顧
扈從諸臣曰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僧子聰張易曰山
東王文統才智士也今爲李璫幕僚詔問臣臣對亦聞
之實未識其人也蒙古主曰朕亦記此由是璧之譖不

行寅卒以反誅 二月癸丑詔吳潛丁大全黨人遷謫
已久遠者量移近者還本貫並不復用 賈似道以國
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
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
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
史虞忠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列非倉不飽諸路和糴
非楮不行旣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旣不免于
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爲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
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
級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

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之米其於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平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丁巳詔置官田所以劉良貴提領通判陳言爲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給事中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諷御史舒有開劾罷之經孫嘗舉陳茂濂至是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浙西安撫魏克愚言取四路民田立限回買所以免和糴而益邦儲議者非不自以爲公忠

然未見其利而適見其害徐經孫所奏江西買田之弊甚詳若浙西之弊則見有甚於彼者因歷述爲害者八事疏奏不省未幾帝手詔曰永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爲良法然東伦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爲則似道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三省奉行惟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爲公田倡樂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甲子蒙古主如開平 蒙古以王德素充國信使劉公諒副之致

書於帝詰稽問郝經之故經久踣眞州上表曰願附魯
連之義排難解分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
於帝其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
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凶弱藩鎮強
京國意慮淡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夫有天
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有天下
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
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肖少易是
以太祖開建大業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
大有倫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

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謨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修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藉藉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淪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以相與惟恐

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羈蒙覆不
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覩天日綿延數年主上
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邪或者必以爲本朝兵
亂有隙可乘本朝骨肉睽閔諸侯背叛則或有之以主
上之仁聖必能享國以致太平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
禍而其隣仁壽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
今日貴朝宜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美意講信修睦計安
元元而乃置而不問豈天未厭亂將由是以綿起兵端
耶抑由是以別有蘊蓄耶抑其間有主張是者必不使
之成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年

亦休息之時也天畀仁聖而有主上亦治平之世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保有天命而有陛下亦非生事之君也夫邦交之事振古以然至貴朝而後盛眞宗幸澶淵南北之交始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至於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弃都邑高宗南幸寤讐崇好與金源再定盟誓海陵凶虐貫盈自斃高宗遂與金世宗定盟好聘往來又數十年生事之人妄啓邊釁寧宗復與章宗定盟好由是觀之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昇丹與貴朝定盟數世數十年之後也金源與貴朝定盟亦數世數十年之後也今主上之世數

年數亦金源氏之世數年數也大定明昌之盛將復見於今卽位之初先遣信使繼好弭兵而貴朝擯而不問經反復思惟必有橫議之人將以獎貴朝誤陛下者必爲此事於經何有於本朝何有妨經何事害本朝何事所惜者貴朝之國體陛下之盛德也此事必行經不過失一身本朝不過失一臣太倉耗一粒滄海揚一波鄧林飄一葉泰山落一石於國何損使貴朝所舉皆中所圖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平關中剗白溝之界上盧龍之塞卽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挂甲淮壩而遂安然無事殆恐不

能一有所失則不既大矣乎經聞有國者不畏夫有亂
畏夫自致其亂自致其亂則人也橫逆之來則天也天
欲亂人之國其如彼何哉盡其在我者而已矣或者乃
徇夫一已之勢狃於一時之利不思天之所警欲於大
變之後抵巇投罅拘滯使人而別佗爲舉祖宗三百年
之成烈再爲博者之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
命戰爭易禮義彼間採造鑿之人大抵皆爲弱彼強此
之說以取容悅又惡知夫國家利害生民休戚哉經本
布衣教授保塞主上聘起問以治道卽以議和止殺爲
請是以卽位之初卽命經行入境以來綿亘四年凡有

蘊蓄無不傾盡在經等今日之事止是告登寶位布弭
兵息民之意無它蔽匿貴朝必以爲不可必不能從何
用置經於此或欲與較量疇咎必決勝負一主於戰則
通好使人尤爲無用而乃仍自拘畱陳說不答告歸不
許老天長日浸以銷鑠必自斃館下亦非貴朝美事也
前後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
屈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
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則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
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 蒙古詔
諸路置局造軍器私造者罪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

私造同 三月丁巳以呂文德爲寧武保康軍節度使

庚子以何夢然兼權知樞密院事 蒙古伊克迪爾

鼎舊作亦黑迭請修瓊華島蒙古主不從 癸卯蒙古

見丁今改

始建太廟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湏以巫祝致
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

器法服至是建太廟於燕京 是春蒙古都元帥汪良

臣攻重慶朱禩孫出師拒之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橫擊

斷南師爲二南師敗走其趨城不及者悉爲蒙古所殺

夏四月丙寅官田所言知嘉興縣段浚知宜興縣葉

哲佐買公田不遵原制詔罷之 蒙古西京武州隕霜

殺稼 五月乙酉蒙古初立樞密院以皇子燕王珍首

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 戊子蒙古升開平府爲上

都 辛卯蒙古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

丁酉詔以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學布衣徐幾竝授

本州府教授 六月壬子蒙古河間益都燕京眞定東

平諸路蝗 乙卯臨安火 戊午蒙古建帝堯廟於平

陽 庚申詔平江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已買

公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今秋成在邇其荆湖江西諸道

仍舊和糴 丙寅詔公田竣事進劉良貴等官初買官

田猶取其最多者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

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價以租一石
價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直十緡者
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
告身準直登仕郎準三十楮將仕郎準千楮許赴漕試
校尉準萬楮承信郎準萬五千楮承節郎準二萬楮安
人準四千楮孺人準二千楮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
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民破產失業者甚眾官吏有奉行
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
爭以多買爲功似道又以陳豈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
催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

潘輝李補焦煥炎安吉則謝奕趙與豈王唐珪馬元演
常州則洪濤劉子庚鎮江則章垌郭夢熊江陰則楊班
黃伸恢在平江至用肉刑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
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朝廷唯以買公田爲功
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庚午宰執進玉牒日

歷會要經武要略及徽宗長編寧宗日錄 蒙古以烏

珍

舊作線
具今改

爲中書右丞相塔齊爾

舊作塔察
兒今改

爲中書左

丞相 劉整言於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
以利誘也請遣使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
從之使者至鄂請於文德文德許之使者曰南人無信

安豐等處樵場并爲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
不許或謂文德曰樵場誠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
請于朝秋七月置樵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
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
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
弟文煥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無及
徒自咎而已 戊戌詔以董宋臣爲入內內侍省押班
舉朝爭之不能得祕書少監湯漢上疏曰比年董宋臣
聲焰薰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凶渠惡德參會
以致兵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臣意其

影滅而形絕矣豈料夫陰銷而再凝冰解而驟合旣得
自便卽圖復用以其罪戾之餘一旦復使之出入壺奧
之中給事宗廟之內此其重干神人之怒再基禍亂之
源上下皇惑大小切齒陛下方爲之辨明大臣方與之
和解臣竊重傷此計過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
逞其憤怒嘯其儔伍顛倒宇宙陛下之威神有時而不
得自行甚可畏也不聽 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
院同修撰牟子才疏言董宋臣不可復用帝出其疏示
輔臣曰子才有憂君愛國之眞無取譽沽名之巧擢權
禮部尙書 蒙古詔弛河南沿邊軍器之禁 蒙古燕

京河間開平隆興四路屬縣雨雹害稼 八月辛亥蒙

古升宣德州爲府隸上都 壬子蒙古以旱免彰德路

今歲田租之半沼磁二州十之七 丙辰蒙古以成都

路綿州隸潼川命阿托商挺行樞密院於成都凡成都

順慶潼川都元帥府竝聽節制 甲子蒙古敕諸臣傳

旨有疑者須覆奏 壬申蒙古主至自上都 蒙古濱

隸二州蝗真定路旱 九月乙酉蒙古立漕運河渠司

辛卯祀明堂大赦 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

棟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簽書樞密院事 冬十月己

未發緡錢百四十萬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 甲子命

張珏兼知合州 十一月甲申蒙古以東平大名等旱
量減今年田租 丙戌蒙古享於太廟以哈坦塔齊爾
張文謙行事 十二月丁未朔詔皇太子宫講官詹事
以下日輪一員辰入酉出專講讀備咨問以稱輔導之
實

景定五年

蒙古至元元年

春正月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

務場貨易助收楮幣

巳亥蒙古立諸路平準庫 癸

卯蒙古罷南邊互市申嚴持軍器販馬越境私商之禁

二月癸亥蒙古敕選儒士編修國史譯寫經書起館

舍給俸以贍之

壬子蒙古修瓊花島疏雙塔消渠

辛未雨土 癸酉蒙古主如上都詔諸路總管史樞等
二十三人赴上都大期會 蒙古弛邊城軍器之禁

三月辛巳王堅卒賜諡忠壯 馬光祖復爲沿江制置
使知建康府 己亥蒙古命尙書宋子貞陳時事子貞
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選法宜盡歸吏部
律令國之紀綱宜早刊定監司總統一路用非其才不
厥人望宜選公廉有才德者爲之今州縣官相傳以世
非法賦斂民窮無告宜遷轉以革其弊又請建國學教
胄子敕州縣提學課試諸生三年一貢舉蒙古主命中
書次第行之 辛丑蒙古立漕運司 賈似道奏公田

已成若復以州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爲官耕者曰官佃爲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租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時毘陵澄江務爲迎合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佗一石及收租之時元額有虧則取足於田主遂爲無窮之害或內有磽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田主責換其禍尤慘

是春蒙古太常寺言自古帝王功成侂樂樂各有名
盛德形容於是乎在皇上踐阼以來畱心至治聲名文
物思復承平之舊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宮縣八佾樂舞
以備郊廟之用若稽古典宜有徵稱尙書省遂定名曰
大成之樂 夏四月丙午詔管景模妻孥陷沒效忠愈
堅平時所得俸八率以撫循將士遂至空乏特賜緡錢
三十萬 丁未以夏貴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
府 戊申蒙古以彰德洛磁路引漳滏洹水灌田致御
河淺澀鹽運不通乃塞分渠以復水勢 辛亥詔郡邑
行鄉飲酒禮 壬子蒙古東平太原平陽早分遣西僧

祈雨 乙丑何夢然馬天驥以臺臣劾罷 丁卯蒙古
追治李壇黨萬戶張邦直兄弟及姜郁李在等二十七
人罪 都統張喜攻蟠龍城爲蒙古安撫使楊文安所
敗喜潛師宵遁出得漢城文安遣兵又襲敗之 五月
乙亥蒙古遣索托延郭守敬行視西夏河渠俾具圖來
上 庚辰以何夢然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
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姚希得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提舉洞霄宮 乙未安南
表進方物詔卻之仍厚賚以獎恭順 巳亥蒙古以中
書右丞鉅祐祿納哈爲平章政事 六月甲辰朔知衢

州謝堅因土寇詹沔焚掠常山縣棄城遁臺臣言詹沔之變乃謝堅任都更徐信苛取激之詔斬信籍其家堅削秩不敘 乙巳蒙古主召王鶚姚樞赴上都實默僧子聰嘗偕樞等入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尙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爲可君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次日復侍幄殿獵者失一鵲蒙古主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蒙古主惡其迎合杖之釋獵者不問旣退子聰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安能感悟如此 乙丑命董宋臣兼主管御前馬院御前酒庫帝眷宋臣不衰未幾宋臣死 夏貴攻虎嘯山蒙

古宣撫使張庭瑞新築城當礮皆裂立柵守之柵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禦礮貴以城中飲於澗外絕其水道庭瑞煮洩瀉土中以洩臭人日飲數合屑皆瘡裂堅守踰月不懈帥府參議焦德裕援之夜薄貴營令率各持三炬貴驚走德裕追之敗貴於鶯谿

致異元史張庭瑞傳以守虎嘯

山事繫於中統二年以後徐氏後編遂於中統二年末全載庭瑞傳非也元史焦德裕傳載在中統四年以後或疑卽中統四年事按是年卽景定四年夏貴未爲四川制置使也世祖紀至元元年六月宋制置使夏貴欲攻虎嘯山蓋卽其事特言之不詳耳今酌書之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柳光燭

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

致異元史倫彗星出與鬼昏見

西北貫上台掃紫微文昌及北斗旦見東北凡四十餘日今從宋史丁丑避殿減膳詔中

外直言考功郎官兼崇政殿說書趙景緯上封事曰今日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卽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腴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不念於已而欲絕天下之私則人不悅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悅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願陛下損內帑以絕壅利之謗出嬪嬙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爲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爲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

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關隔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爲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還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弊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悅而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它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弛恐懼之初心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也牟子才疏請罷公田更七法時臺諫士席上書者皆以爲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買似道上書

力辯乞遜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決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劉良貴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臨安府學生葉李蕭規應詔上書攷異元史葉李傳倫李與同舍生康棣而下八十三人伏闕上書與宋史異今從宋史

詆賈似道專權誤國害民以致上千天譴似道大怒令劉良貴摺摭其罪坐以僭用金飾齋扁下獄牟子才請

宥之又遺書似道似道復書詞甚忿徑斷道驛配李於

漳州規於汀州 丙戌臨安大火 乙未馬天驥以臺

臣劾其貪賊奪職罷祠

政異宋史馬天驥傳祇言其未見卓然可稱道者於彈劾之詞

俱削而不書今從本紀書之

丁酉蒙古龍門禹廟成 己亥蒙古

定用御寶制凡宣命一品二品用玉三品至五品用金

其文曰皇帝行寶者卽位時所鑄惟用之詔誥別鑄宣

命金寶行之

蒙古額特布格

舊倫阿里不哥今改

自寶獸圖

舊倫

管木土今改

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王玉龍達實

舊倫玉龍答失

改阿彌達

舊倫阿里不哥今改

及其謀臣布拉哈

舊倫不魯花今改

呼察

圖們

舊倫忽察禿滿今改

等自歸于上都詔諸王皆太祖之裔竝

釋不問其謀臣布拉哈等伏誅時額爾布格黨千餘人
蒙古主將盡置於法以語宿衛安圖舊作安圖今改安圖曰人
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
未附蒙古主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此言正與朕
意合由是所全者眾安圖穆呼哩四世孫巴圖魯子也
中統初追錄元勲令入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
鴻吉哩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蒙古主一日見之
問及安圖對曰安圖雖幼公輔器也蒙古主曰何以知
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蒙古主
至是益深重之嘗命安圖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圖

舉馬邑崔斌斌入見數陳時政得失時蒙古主銳意圖

治斌危言讜論面斥是非無有所諱臺臣言參知政

事楊棟以彗星爲蚩尤旗欺天罔君請治其罪丙申詔

棟罷職予郡尋命知建康府〔改異〕宋史楊棟傳云彗星

爲世所少或謂棟姑爲是言陰告於帝謀逐以道似道

覺之遂蒙擬而去據浩然齋雅談云廖瑩中以賈相入

幕之賓例行推賞外別賜上金百兩廖瑩以之鑄盤匱楊

棟爲佗古篆銘曰皇帝御極之三十七年國有大功一

相禹翬曰余瑩中云云是棟嘗稱頌似道與

瑩中往來謀逐似道之說殊無確據今不取

八月乙巳蒙古立諸路行中書省以中書省丞相耶律鑄參知

政事張惠等行省事蒙古行新立條格併州縣定官

吏員數分品從官職給俸祿頒公田計日月以考殿最

均賦稅招流移禁擅用官物勿以官物進獻勿僭易官
錢勿擅科差役凡軍馬不得停泊村坊詞訟不得隔越
陳訴恤鰥寡勸農桑驗雨澤平物價其盜賊囚徒起數
月申省部又頒陝西四川西夏中興北京行中書省條
格 癸丑蒙古翰林承旨王鶚言僧子聰參密謀定大
計積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
秩蒙古主命子聰復姓劉賜名秉忠拜太保參預中書
省事以寶獸女妻之賜第奉先坊秉忠既受命以天下
爲已任知無不言凡燕間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備器使
者其所甄拔後皆爲名臣 蒙古劉秉忠請定都於燕

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乙卯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仍舊 丁巳蒙古詔改中統五年爲至元元年大赦 蒙古主召翰林待制孟攀鱗入見攀鱗條陳政務如郊祀天地祠太廟制禮樂建學校行科舉擇守令以字民儲米以贍軍省無名之賦罷不急之務百姓庶官統於六部紀綱制度悉由中書是爲長久之計蒙古主咨問者良久復與論王鶚許衡優劣攀鱗曰百一文華之士可置翰苑仲平明經傳道可爲後學矜式蒙古主溪然之百一鶚之字仲平衡之字蒙古主數呼諸臣之字故攀鱗亦以字對 戊午彗滅甲子復見於參趙景

緯復上言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卻貢奉之爲實避正
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爲實肆大胥固所以廣仁恩
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爲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
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除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辭不許祕書郎王應
麟疏論行公田之害又言應天變莫先回人心回人心
莫先受直言箝天下之口沮直臣之心如應天何時直
言者多忤賈似道意故應麟及之 高斯得自罷歸杜
門不出至是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
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已未庚申之歲大

水爲災浙西之民死者數千萬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
價翔踊民命如綫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
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暴賈似道匿其疏不以聞 辛
未彗化爲霞氣而蔽自見至滅凡四十餘日 九月壬
申朔蒙古立翰林國史院 辛巳蒙古主至自上都

建寧府學教授謝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摘賈似道政
事爲問極言權姦擅國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
國有亡證漕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
有開劾枋得校文發策怨望騰謗大不敬乙未謫居興
國軍

致異元文類載李源道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云
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先生憤賈竊

政發策十問然其時元師未嘗
卽壓江上也今從宋史本傳

賈似道請行經界推

排法於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益竭
似道又以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製造銀關
每—準十八界會之三出奉宸庫珍貨收敝會於官廢
十七界會不用其制上一黑印如西字中三紅印相連
如目字下兩旁各—小長黑印宛然—賈字也自銀關
行物益貴而楮益賤 冬十月壬寅朔高麗國王王植
入朝于蒙古 乙丑帝有疾丁卯帝崩帝多嗜慾怠於
政事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權移姦臣史彌遠丁大
全賈似道竊弄威福與相終始兵連禍結疆土日蹙拘

留聘使自速滅亡崩年六十一皇太子禪卽位尊皇后
謝氏曰皇太后時有議太后垂簾聽政者權參知政事
葉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乃止以太后先
壽崇節 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入得漢城并欲遷其
郡守向良及官吏親屬於內地蒙古都元帥楊大淵遣
從子文安邀擊之昌立柵椒原以守大淵合兵攻之連
戰三日獲祁昌并得其所獲官吏親屬 十一月丙戌
帝初聽政御後殿進葉夢鼎參知政事命馬廷鸞留夢
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講何基徐幾兼
崇政殿說書詔求直言又詔先朝舊臣趙葵謝方叔程

元鳳馬光祖李魯伯各上言以匡不逮召江萬里王煥
洪天錫湯漢等赴闕夢鼎力辭新命賈似道奏參政去
則江萬里王煥必不至帝亦慰留之 詔躬行三年卷
復濟王竑元贈少師節度使有司討論墳制增修之
趙葵疏陳邊事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
之重之賈似道見而佗色曰此三京敗事者之言也

御史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等賊罪竝竄遠方 壬辰
蒙古罷領中書左右部併入中書省初中書左右部阿
哈瑪特阿哩領之阿哈瑪特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
冶請興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興煬之歲輸鐵一百三

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諸色兵民均出其賦至是罷左右部以阿哈瑪特爲平章政事阿哩爲中書右丞 蒙古廉希憲建言自開國以來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阜隸僅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蒙古主從之庚午詔罷諸侯世守立遷轉法 蒙古以張惠行省山東惠至官以銀贖俘囚二百餘家爲民其不能歸者使爲僧建寺居之山東民因李璫之亂被軍士擄掠者甚眾惠

大括軍中悉縱之又奏選良吏去冗官民瘼以蘇
辛
丑詔改明年爲咸淳元年 壬寅戒賊吏絕貢羨餘
甲辰詔以生日爲乾會節 是歲蒙古真定順天河間
順德大名濟南東平泰安高唐洺磁曹濮濟博德濱棣
等府州大水 蒙古張文謙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
興等路董文用爲行省郎中以河渠副使郭守敬從中
興自琿搭哈舊倫渾都之亂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文
用爲書置通衢諭之民乃安羌俗素鄙野事無統紀文
謙得蜀士陷於俘擄者五六人理而出之使習吏事旬
月間簿書有品式子弟亦知讀書俗爲一變先是古渠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在中興者一名唐來其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它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守敬更立牐堰皆復其舊遂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民之歸者四五萬悉授田文用造舟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飯之來降者時諸王遜克特穆爾舊俗只必帖木兒今改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厭行省不能支文用坐幕府輒面折以法其徒積忿譖文用於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意叵測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願得與天子所遣爲王傅者辨之王卽遣其傅訊文用傅故中朝

舊臣不肖順王意文用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所恨仁
慈寬厚如王以重威鎮遠方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
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佞因歷指其不法者數十事其傳
驚起白王王卽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
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由是譖不行而省府事始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七